# 日本東北文化學園大學及金澤醫科大學短期見習心得

視光三乙 / 謝元瑜




時間：2010年12月5~15日　　帶隊教師：林培正主任

見習成員：三位視光學系三年級同學及一位生醫碩士班丙組研究生

這是第二次與日本的交流，其實東北文化學園大學(TBGU)和金澤醫學大學 (KMU)的教授、醫師們應該對前一批的小組還有印象，去年他們也來台做UV study的共同研究等，或許是日本人的文化涵養，所以對我們的五人參訪小組的這麼禮遇！十日的豐沛行程(十二月五至十五日)包含了道地的美食和社會人文外，最重要的便是比較了台灣和日本在視光這方面的具體差異以及未來可以互相提升幫助的展望與埋下共榮的伏筆。這不僅是單純的赴日上課、觀摩眼科手術、參觀Topcon工廠，更是一種最熱情親切的交流。

這趟參訪行程真的讓我受了場震撼教育，因爲在與別人相比之前似乎把台灣學校的特性視爲理所當然，但首先拜訪的TBGU，便已大大的擴展了我的視野。在國內，視光系畢業的學生可以國內外進修、至眼鏡行工作等，大學畢業後就業率很高，普遍在眼鏡門市服務，月薪大概四萬左右。視光在預防醫學具有其重要性，也是把關視力的重要角色，因此在學校我們受到非常完整的教育，包含視光學、配鏡學等，包括診斷視力、疾病初步篩檢到從事磨鏡和隱形眼鏡的配戴，都是我們的工作。以國內來說，眼科、商人、視光三強互不相讓且爭鬥不休，光立法視光便可以戰了幾十年，也沒見政府有實質作爲。但日本便大不相同，日本的視光感覺是定位在眼科醫師所專屬之視覺護士，稱之視能訓練士(ORT)，負責眼疾病的評估和視力檢測等，也只有眼科能雇用ORT。例如語聽、物治、職治，在日本和視光是差不多的定位，只是特質不同而已。以教育層面來比較，非常講求臨床疾病評估與診斷的能力，受訓完全沒有任何磨鏡相關課程。簡言之，日本大學或專科院校畢業後便具備考取ORT的資格，ORT只能被眼科雇用，而ORT會用到的儀器造價通常十分昂貴，一般眼鏡店也不會有，因此學生畢業後幾乎百分之百至眼科工作，與醫師合作，完全不會想要開眼鏡店(師生一致認爲如此)。十個民眾只有一個民眾對ORT有所了解，這點和台灣有點像。在日本該科系的學生有四分之三是女性，而日本的價值觀偏向女生只需要好好照顧家庭，因此和收入不穩定的自營眼鏡門市相比，醫院的穩定或許更多了一項保障。若以收入而言，ORT的月薪是二十萬日幣左右(比語聽低兩萬左右、比醫師低十萬左右)。這方面，以日本私立大學每年學費日幣近兩百萬而言，學生畢業要賺好幾年才能補貼回來。因此，以就業自由度論，台灣情況較好；以政府重視程度論，日本態度較積極，也更重視。不過同樣有個問題：既然ORT不磨鏡，那民眾有過半都去眼鏡行，試問沒醫師沒ORT的眼鏡門市拿什麼來做最完善的服務？連ORT和眼科在日本爭處方權的問題之隱憂，此硬仗還有得打。

再來是分享學生上課的部分。TBGU的視能專攻，已經成立了三年，第一屆十二名學生左右，第二、三屆都十九名 (召滿是二十人)，總共有七名老師，包含眼科醫師在內。他們把每一屆的學生分成不同小組，每組平均四到五個人，每個老師在一堂課中只教一組學生，每堂用Q&A的方式簡單複習後，才開始做一對四正式教學，輔以投影的PPT，但連同講義、電子檔、口語說明，都是日文夾帶漢字，並不使用英文上課。我們加入幾堂正課的學習，包含色彩視覺、眼科學疾病、生化、組織學等。也認識了很多中山視光沒有的儀器和設備。全系師生不到六十多人，但卻有一棟兩層的建築物，和一堆明室與暗室的檢驗器材，另外包含低視能檢測和低視能訓練、色彩與立體視覺的測量、聚合力與開散力的測量、視野檢測、敏感度檢測、對比檢測、網膜造影、網膜地圖、屈光測定、眼軸長測定、角膜型狀解析、各種電子視力表與投影設備、驗度儀與自動驗度儀等，可以說是應有盡有。且擁有大量最新專業期刊和各系列指標性的書籍和參考書、模擬考考題

集。課程講義全部彩色印刷，老師一定讓每個同學都懂後才肯下課，連看個水晶體纖維都可用整節課讓你親自操作電子顯微後，用電腦螢幕去設定各種觀察點。而和我們接觸的人從老師到系主任、學務長、院長、校長、董事長，都很親切好客，也和校長共進了一次晚餐，討論很多台日的文化和學術比較，真的是受益良多。

在TBGU另外參觀了許多系所的設備和附近的名勝，而在KMU也參觀了眼科的運作還有儀器操作、手術觀察、校園導覽、案例討論、研究室等。參訪的兩所學校，不管是課堂還是課後，對我們真的都照顧的無微不至，那種認真負責的態度和精神令人佩服。離開日本時和他們說了聲台灣見，期盼還有再一次見到的機會。口袋裡有個五圓，佐佐木教授說，那是「有緣」的意思。